

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

# 兄弟冯森与广泰

中篇小说

# 兄弟冯森与广泰

石钟山

# 兄弟冯森与广泰

石钟山\*

—

名声在外的奉天镖师冯森的镖被人劫了。

劫镖的不是别人，正是镖师冯森磕头拜把子的好兄弟李广泰。这是所有人没有料到的，也是镖师冯森连想也没想过的。冯森骑在马上，他的身后是镖局里的一帮兄弟，冯森脸色铁青，一双目光痴痴怔怔，他一句话也不说，他也无话可说。身后是同样蔫头耷脑的兄弟们，弟兄们和冯森出生入死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这么不明不白地丢过镖。当马队稀稀落落、七七八八地来到镖局门前时，冯森仰起头，冲着雾蒙蒙的天空喊了一声：王八犊子文泰，天理难容啊！便一头从

---

\* 石钟山 1964年生。共发表文学作品近300万字，著有长篇小说《男人没有故乡》、《白雪家园》等。本刊曾选其小说《守夜人》、《背景》、《父母大人》等，现在北京广播电视局供职。

马上栽了下来。

镖师冯森押的镖非同一般，他押的是张作霖的能装备一个营的军火。变卖他所有的家产也抵不上这批军火，冯森是和张作霖的队伍签了字、画了押的，他在用自己的性命抵押着这批军火。军火被劫了，也就意味着冯森将要被东北军的军法处执行枪决。

张作霖的军火按道理是不应该让镖局押运的，他手下那么多队伍，随便派出一支就是了。事情却远非这么简单，当时军阀混战，炮火连天，张作霖是关外最大一支队伍，盘踞在奉天城内。同时，还有若干股队伍，并不属张作霖，一直在深山老林里和他周旋。虽说张作霖成了气候，但局面仍然混乱，其他的队伍被打散后，有的占山为王成了胡子，有的仍在招兵买马准备东山再起。张作霖不惜血本地收编着这些零星队伍，收编的这些小队队伍，大都是胡子出身，胡子只认钱认粮，否则亲娘老子都不认。张作霖差不多就是胡子出身，他懂得胡子们的心理，为了能让这些胡子死心塌地归顺自己，他舍得花钱。于是，隔三差五的，他会差人把粮饷军火送过去，刚开始一切还算顺利，后来事情就有些麻烦，那些没有归顺张作霖的胡子们，见了这些钱粮和军火就分外眼红，不管这些钱粮运往何处，冒死都要把这些钱粮劫了。

胡子们凭借山高林密，熟门熟路，再加上舍生忘死，以一当十，十有八九都会成功。几次之后，东北军丢了夫人又折兵。张作霖被逼无奈，才想起城内的镖局。

镖局这个职业历史悠久，自从有了商，镖局这份职业就应运而生了。开镖局的人第一讲的是信誉，第二讲的才是实

力。没有信誉，就等于没有客户，生意自然寡淡。因此，凡是开镖局的人，万一丢了镖，就是卖儿卖女、倾家荡产也要还镖，这是行规，自古如此。所以说，开镖局的人，都是把身家性命系在裤带上了，容不得半点闪失。

最有名气的镖局，当数城内的“关东第一镖局”，在奉天城内这“关东第一镖局”的声名差不多和故宫一样著名。“关东第一镖局”匾就是努尔哈赤所题。想当年，“关东第一镖局”的冯老镖头，为努尔哈赤的队伍押运粮草曾立下过汗马功劳，为此，努尔哈赤为了表彰冯老镖头，才亲笔题写了“关东第一镖局”的牌匾，悬挂于冯老镖头的家门之上。这么多年风风雨雨打打杀杀，冯家镖局凭着他们仗义疏财的侠气和坚厚的实力，轰轰烈烈地开创了下來。到了冯森这一代，已是第八位掌门人了。

张作霖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自然想到了“关东第一镖局”。“关东第一镖局”这杆大旗象征的是顺风顺水，万镖平安。不管大小胡子，只要看到“关东第一镖局”的镖旗，都会恭敬地放行，前途坦荡，车马汤汤。

东北军运送粮饷自从有了“关东第一镖局”的介入，再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差错。在这一帆风顺的大好局面下，谁也不曾料到，冯森的镖却被人给劫了，劫得冯森心不甘情不愿，稀里糊涂不明不白。

有谁能想到，劫冯森镖的人会是好兄弟李广泰呢？

## 二

急火攻心的冯森，在夫人杨四小姐的怀里醒过神来。清醒过来的冯森一眼就看到了挂在墙上祖先的遗像，先祖们个个威风凛凛、不容侵犯的样子，冯森在先祖们的注视下，跪在了他们面前，悲悲切切地喊了一声：先人哪，冯森给你们丢脸了！泪流满面的冯森，觉得自己用命还镖并没有什么，让他心不甘情不愿的是“关东第一镖局”败落在他的手里。这一回“关东第一镖局”不但要在奉天城内消失了，还会给人留下一个笑柄。想到这，他的心猛绞了一下，他望了眼身旁的杨四小姐，他在做这一切时，杨四小姐一直陪在他的身旁，他看到杨四小姐一双眼睛是清明冷静的，似乎她早就料到了这一天，此时杨四小姐一字一顿地冲冯森说：我知道广泰为啥劫你的镖！

胡天胡地的关外，使镖局这个职业异常的兴旺发达，于是就有许多人吃起了押镖这碗饭。杨四小姐的父亲杨镖头就开起了镖局。

杨镖头没有开镖局之前，曾在“关东第一镖局”当镖师，那时掌柜的是冯森的父亲冯大刀。冯大刀为人仗义，宁折不弯，很受人尊敬，后来许多开镖局的人，都曾在他手下当过镖师。冯大刀从不小肚鸡肠，也不怕有人争吃押镖这碗饭，在冯大刀手下干上几年的镖师，手里多多少少有了些积蓄，冯大刀就鼓励这些镖师：自己开个镖局吧，当一回掌柜的，别委屈了自己。

有的人就被冯大刀说活了心思，一来有了些积蓄，二来在冯大刀那里学会了一些镖局的规矩，渐渐便有三三两两的镖师离开“关东第一镖局”另立了门户。每有一家新镖局开张，冯大刀总要亲自上门祝贺，让手下人提上两挂鞭炮，热热闹闹放上一阵，然后说上一些很客气的话。新镖局开张，生意总是不太好做，冯大刀还要给这些镖局介绍一些活路，渐渐，这些镖局都有了威信，也有了一批固定的客户，冯大刀就感到很欣慰。

谁都知道押镖这碗饭并不好吃，深山老林里掩藏着数不清的大小胡子，他们都在张着一张张饥饿的嘴，等着吃镖局这块肥肉，雁过拔毛早已成了惯例。

杨镖头刚开始时，一切都还算顺利，后来就遇到了许多麻烦。杨镖头第一次丢镖，他就犯了一回糊涂。杨镖头是个耿直得一点弯都不打的汉子，丢了镖，发誓拼上老命也要把丢掉的镖夺回来。那时他的手下有十几个镖师，其中就有广泰的父亲李大鞭子，镖师们义无反顾地随杨镖头杀进山里，寻找劫镖的胡子，镖师们把镖局当成了自己的家，镖局的事就是自己的事，自从当上镖师那天起，他们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那时，杨镖头的大女儿十八岁，也随镖师们上山了。

就是那一次，十八岁的大女儿与胡子火并时，丢了性命，同时丢掉性命的还有镖师李大鞭子等人。那一次，镖是夺回来了，却给杨镖头的生活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女儿是自己的，死了也就死了，可那些赔上性命的镖师，都是他的好兄弟，扔下一家老小，哭天喊地，他看着眼前的情景，比死了自己一家老小还要难过。他曾跪倒在这些哭天抹泪的女人

孩娃面前，掏心挖肺地说：都是我杨镖头连累了你们，我一辈子都要对得住你们，以后有我杨镖头吃干的，就不会让你们喝稀的。

杨镖头是这么说的，也是那么做的。广泰就是那一次走进杨镖头家的。那一年广泰十三岁，十三岁的广泰从小就死了娘，和当镖师的父亲李大鞭子相依为命，父亲在和胡子火并中赔上了性命，他别无选择地来到了杨家。从那以后，杨镖头对广泰就如亲生儿子一样，广泰也把杨家当成自己的家了。

开镖局就是一个风险职业，没有不丢镖的镖局，丢了镖就是舍掉性命也得还镖，这是开镖局人的行规。天有不测风云，杨镖头又一次丢镖了，这回胡子们劫镖的目的简单而又明了，他们不再为镖，而是为了杨镖头的女儿。胡子们捎来话，不要金不要银，就要杨镖头的二女儿。那一年，杨镖头的二女儿也满十八岁了，有如一株正在开放的野芍药，光彩照人。

杨镖头这回理智了许多，他知道无论如何也不能和胡子们火并了，要是死了他一条性命也罢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让自己的镖师们牺牲性命了，那样的话，他也太不仁不义了。他别无选择地只能硬下心肠把如花似玉的闺女送到胡子窝去了，他哽着声音冲闺女说：嫁谁不是嫁呀，爹养你这么大，就算你救爹一回吧。闺女哭着哭着就明白了，这是用自己的身子去救爹的命呀，不仅救爹，还救了整个杨家镖局，命是爹娘给的，为爹娘去献身，啥说的就都没了，二小姐想起了大姐，大姐就是为爹为杨家镖局拼死了性命，一股烈性之

火就燃着了，然后啥都没啥了，只让爹把自己送上山。杨镖头的夫人说什么也舍不得自己的女儿，老大死了之后，她本以为会换回一家人的平安，可没想到，只两三年的工夫，家里又发生了丢镖的祸端，于是就哭就闹，抱着女儿，死不松手，鼻涕眼泪地说：好端端的闺女咋能嫁给胡子呀，天杀的呀，让我死了吧。

闺女就给母亲跪下了，闺女只能硬下心肠说：娘呀，没啥，你就当家里少了只猪、少了只鸡吧。

事情到这已不可逆转了，闺女被送走了，送到山上那个胡子头手里，是生是死只能这样了。胡子们也是讲信誉的，见杨镖头把闺女送来，立马还了镖，胡子头此时已和杨镖头是一家人了，自然要说一些自家人才说的话，胡子头也跪下了，手里托着一个大海碗，碗里盛满了烈酒，胡子头说：你以后就是爹了，二小姐留在山上你放心，我不会亏待她，有我一口吃的就有她吃的，喝了这碗酒吧，下次你押镖路到这里，我再请你喝酒吃肉。

杨镖头啥也不说了，端起酒碗一饮而尽，就是毒药他也要喝，他不能让胡子们小瞧了他。杨镖头就要下山了，女儿又一次给他跪下了，女儿含泪道：爹呀，闺女只能为你做这一次了，下次你千万千万别再丢镖了。

杨镖头扭过头，一步一步，踉跄地往山下走去，身后是女儿一声又一声地呼唤：爹呀，爹呀……

回到奉天城里的杨镖头，仿佛死了一回，夫人见只有杨镖头一人回来，便彻底绝望了，在这之前，她还在期待奇迹的发生。此时，她心如死灰，连续两个闺女就这么无端地去

了，她无论如何也承受不住了，说服杨镖头就此收山，那是不可能的，她太了解杨镖头了，要是这么干下去，三闺女、四闺女的命运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这是在一刀又一刀割她的心头肉，她疼得无法忍受。在一个月明风清的晚上，她用三尺白布把自己吊死在自家房梁上。她只留下一句话给杨镖头：好好待两个闺女。

杨镖头就醉了，他只能用醉酒的方法麻醉自己破碎的心。醉酒后的杨镖头才有了眼泪和话语，他一边流泪一边说：好闺女呀，爹对不住你们呀，爹下次就舍出老命也要保住你们的清白……

杨镖头老大老二的壮举，惊动了整个奉天城，人们都知道，杨镖头的四个姑娘，一个比一个烈性，他们前呼后拥着来到杨家镖局，一睹杨家女儿的芳容，那时，杨家只剩下三小姐和四小姐了。

奉天城外的胡子从此都知道，杨镖头的四个闺女是四朵花儿，一个比一个漂亮。自从杨二小姐自愿上山，成了胡子的压寨夫人后，所有的胡子都把目光集中在了杨镖头的身上，他们想尽办法要劫杨镖头的镖。

杨镖头自从有了两次丢镖的教训，他自然更是加倍小心，细心选择押镖路线，日行夜宿，就是到了晚上，也很少能睡个安稳觉。百密终有一疏，胡子串通好了客栈，在吃饭时，汤里下了蒙汗药，胡子又留下了话，让杨镖头送三女儿上山。

杨镖头肝肠寸断地又把三闺女送上了山，有了前面两个姐姐做榜样，她心里早有了准备，为了爹，为了这个镖局，杨三小姐悲悲壮壮地走上了山。她一滴眼泪也没有流，杨四小

姐一直目送着三姐走出家门，她也没有眼泪，她浑身发冷地倚在门框上，她看着三姐的今天，仿佛也看到了自己的明天。

四个闺女走了三个，杨镖头的心气一落千丈，只几年的工夫，他就老了许多。他看着日渐长大成人的广泰和杨四小姐，心想，再押几次镖，有了点积蓄，就热热闹闹地给广泰和杨四小姐成亲，到那时，镖局就是广泰和四小姐的了，他也用不着提心吊胆过日月了，也就一了百了了。

终于有一天，杨镖头把广泰和四小姐叫到了身边，他冲两个孩子说：等过一阵你们就成亲吧，我老了，这个镖局就是你们的了。

广泰就跪下了，他发誓般地说：爹，你就放心吧，这个家就是我的家。

杨四小姐也跪下了，她想到了三个姐姐，她哭着叫了声：爹——便再也说不下去了。

广泰果然把杨家当成自己的家了，他看着杨四小姐一日日长大，他护卫着杨家呵护着杨四小姐的理想正枝繁叶茂。

就在杨镖头即将收山之际，杨镖头又丢了一次镖。

### 三

杨镖头这回把镖丢在了小孤山。是一场暴风雪让杨镖头的镖队迷了路，三天三夜也没有走出小孤山，就在杨镖头穷途末路时，盘踞在小孤山的胡子头马大棒子带着一群小胡子冲将下来，没费啥事便把镖劫到了山上。

那时，杨镖头已抡不动砍山斧了，他骑在那匹毫无气力

的马背上又饥又饿，眼冒金星，别说让他们舍死拼杀，就是喊上一声也没有气力了，广泰和众镖师几乎被冻僵在马背上，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马大棒子把一车镖劫走。

马大棒子铁嘴钢牙地留下话，让杨镖头送三十两黄金，没有黄金把四闺女送上山也行，否则休想要回镖。

广泰并没有灰心，在这过程中他一直在琢磨事，三十两黄金他们拿不出，让杨四小姐上山也是不可能的，只有一条，那就是用自己的命去换镖，他深知，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能和胡子硬碰硬。想到这，他抬起头，一字一顿地说：我去赎镖！

广泰的话让杨镖头打了个冷战，谁都知道空手赎镖，九死一生。惹恼了胡子，他们可啥事都干得出来。

杨镖头不想说什么，当他看到广泰那坚定的目光，他知道说什么也没用了。凡是吃押镖这碗饭的，没有一个是软骨头的，挥戈马上，性命就别在腰带上。死对他们来说眼皮都不会眨一下。

在一旁哭泣的杨四小姐此时也停止了哭泣，她一把抱住了广泰，生生死死地说：哥呀，你不能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还是让我去吧，三个姐都去了，我这一去，以后胡子也不惦记了。

杨四小姐的话让广泰的心碎了，他早就想过了，只要自己还有一口气，他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杨四小姐被送给胡子，没有了杨四小姐，那他的生还不如死。

广泰站起身把杨四小姐的眼泪擦去，轻轻淡淡地说：哭啥，哥一准能把镖要回来。

广泰跪下了，跪在了杨镖头和杨四小姐面前，硬着声音说：广泰只要还有一口气，谁也别打四妹的主意。爹呀，妹呀，我走了。

说完广泰就走了，广泰赤手空拳，只骑了匹老马。

清醒过来的杨镖头，追出门外，广泰已消失在夜色中了，只剩下几声清冷的马蹄声残留在耳际，杨镖头冲着暗夜苍凉地喊一声：广泰呀——

杨镖头几次丢镖，冯森都知道，论辈分杨镖头是他的师叔，他是杨镖头看着长大的。杨镖头和父亲的情义比山高比水长，杨镖头遇难他不能袖手旁观，哪怕倾家荡产也要帮助杨镖头渡过难关。

冯森找到杨镖头说：叔哇，我还有些积蓄，咱们两家凑一凑，咋的也能还上镖。

杨镖头听了冯森的话，心里极不是个味，他知道冯森这是为他着想，但他自己不能打自己的脸。开镖局的人信誉第一，靠别人资助过活，还有什么信誉可言呢？他死也不能接受冯森的援助，就是把女儿送上山，他也不能借别人一文钱。杨镖头就说：侄呀，你的好心我领了，叔还要把镖局开下去，就是卖儿卖女叔也要自己还这笔账。

冯森了解杨镖头，这是个硬汉子，宁折不弯，牙掉了往肚子里吞，也不会吐出来让别人看到，他崇敬杨镖头就像敬仰父亲一样。杨镖头的三个女儿前赴后继地走上了山，冯森对杨家的女儿刮目相看，他同样敬重她们，他感叹杨镖头生了这些有血性的女儿。当冯森得知广泰独自一人去赎镖时，他也同样在为广泰揪着心。

小孤山的胡子马大棒子做梦也没想到广泰会单枪匹马地来赎镖，把话说白了，广泰要来浑的了，要用自己的命来赎镖。以前也曾有过这样的例子，用男人的豪气和置生命于不顾来征服胡子。这样成功的例子却很少，胡子就是胡子。

广泰的举动让马大棒子感到吃惊。

马大棒子还是把广泰让进了自己那间木格愣屋里，炕下的木棒子，哔剥有声地燃着，马大棒子把身上的光皮羊皮袄脱了，袒胸露背地坐在炕上，他的前胸和后背，深深浅浅的刀疤和枪伤历历在目。广泰坐在马大棒子对面，这时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有两个小胡子从炕下掏出一堆红红的炭火，装在盆里，那盆炭火最后就放在了广泰和马大棒子中间。

马大棒子把一双手放在炭火上，翻来覆去地烤，一边烤一边说：小子，算你是条汉子，要不，我早就一枪把你崩了。

广泰吸了口气说：还我镖！

马大棒子就又说：金条带来了么？

广泰说：我没有金条。

马大棒子还说，没有金条，四丫头能上山也行。

广泰就笑一笑说：四小姐是我的女人，我的女人咋能给你呢？

马大棒子的脸就黑了，再也不说话，从裤腰里拔出烟袋，又从烟荷包里挖出一袋烟，广泰这时不失时机地用手指从炭火盆里夹起一块燃着的炭火送到马大棒子面前，马大棒子看了眼广泰，最后还是把烟袋凑过去，点着了烟，广泰并没有把炭火丢到炭火盆里，而是撸起裤腿，把炭火放到大腿上，炭火正红，在皮肉上“滋滋”地响，做完这一切，他才把眼皮

抬起来，看着马大棒子深一口重一口地吸。

马大棒子慢条斯理地磕掉烟锅里的烟灰，又挖一袋新烟。

广泰这才把那个炭火扔到炭火盆里，又用手抓出一个新炭火，再一次递过去，这次马大棒子没有犹豫，很快就把烟点着了，同上次一样，广泰又把炭火放到腿上。

马大棒子一连抽了十三袋烟，广泰就为马大棒子点了十三次火，满屋已是烧焦的人肉味了，汗珠子早就从他脑门子上落下来，可他连眼皮也没眨一下。

终于，马大棒子磕了烟袋说话了：没有四丫头，说啥也不行，我不能白白地让你把镖带回去，这话传出去，好说不好听，以后我还咋在小孤山混呀！

广泰仍不说什么，就那么认真地看着马大棒子。

马大棒子咳了一声，他是被那焦糊的人肉味呛的。

这时，天已经黑了，一个小胡子给马大棒子送来一只刚逮住的山鸡，马大棒子动作麻利地几下就把毛拔了，然后把山鸡扔到气势汹汹的炭火上，不一会儿，山鸡就被烤熟了。马大棒子又从地上端出一坛子酒，一边喝酒一边吃肉，他把一只鸡腿递过来，冲广泰说：吃吧，吃完你就下山，要是走不动，我就让人把你送回去。看你是条汉子，要不，你这么耍我，我早就把你剁成肉酱了。

广泰没接马大棒子递过来的鸡腿，而是把自己的衣袖撸了，说道：我不吃你的肉，我的肉早就带来了。

广泰说完就一口把自己的手臂咬了，吃鸡腿似的吃自己，一边吃一边说，真好吃，要不，你也尝一口？

说完把自己血淋淋的手臂递给了马大棒子。马大棒子的

身体向后躲了躲，甩了鸡腿道：妈那个×，你别逼我。

广泰就笑一笑道：我没逼你，不吃拉倒，我自己吃。妈的，没想到人肉这么好吃，要是早知道这么好吃，老子早就吃了。

马大棒子闭上了眼睛，从广泰上山那一刻起，他就有些喜欢上了广泰，生死不怕，他就欣赏这样的爷们儿。

广泰疯了似的吃自己，呱呱呱呱的，他一口又一口地吃着，仿佛在吃仇人，连眼皮都不抬一下，满屋子里都是一股血腥气。

马大棒子在心里说：操他祖奶奶，咋让我遇到这么个亡命徒呢。

马大棒子终于睁开了眼睛，他一睁眼睛就“哇——”的一声吐了，他一边吐一边说：小子，你有种，你比胡子还胡子，算我倒运，镖你带回去吧。

下山前，马大棒子叫来人把广泰血肉模糊的手臂包了。临走，广泰冲马大棒子深施一礼道：兄弟这次算欠你的，日后有机会一定还你。

马大棒子也动了真情，冲广泰说：兄弟日后在城里混不下去了，就来找我。

广泰横下一条心终于从胡子手里要回了镖，广泰把一车镖押回来时，惊动了许多人。他们尾随着镖车一直来到杨家门前，傻了似的杨镖头，做梦也没想到广泰会把镖要回来，广泰看到了杨四小姐，他苍白地笑了笑，便一头栽倒在杨四小姐的怀里。

广泰就是在那一刻一举成名的，也是从那一刻他走进了

杨四小姐的心里。城外的大小络胡子都知道有个广泰。

也是从那天起，冯森对广泰刮目相看，英雄惜英雄，也属常理。

广泰伤好之后，冯森亲自上门，提出了两人结成磕头弟兄，广泰也早就钦慕冯森。于是两人一拍即合，跪拜在一起，说了许多海誓山盟的话。

如果不发生后来的变故，什么都不会有，正是后来的变故，广泰、杨四小姐、冯森三个人的命运，就纠缠在一起。

#### 四

广泰走进了杨四小姐的心里，生在镖局之家的杨四小姐，她从小就领略了出生入死，她是在行侠仗义的男人堆里长大的，同时她继承了父亲杨镖头的刚烈性情，三个姐姐为了镖局，舍身取义，深深地震撼了她的心。从三个姐姐相继离开家门的那一刻，她就随时做好了为父亲为镖局牺牲的准备。她觉得只有那样的轰轰烈烈活得才有价值。

杨四小姐崇尚三个姐姐的英武之气，她时刻梦想着自己也那么轰轰烈烈地活一次。广泰就在这时候走进了她的心里，也只有广泰这样满身豪气的男人才能走进她的心里。她似乎看到了自己和广泰的将来，她需要的就是广泰这样能为自己遮风挡雨的男人。

广泰在养伤期间，日日看着杨四小姐在自己的身边忙前跑后。甜蜜和幸福围绕在广泰的身边，广泰恨不能永远就这

么病下去。

但命运似乎老跟他们过不去。

那时奉天城里城外已经很乱了，东北军尚没有稳定住局面，大小股队伍经常火并，狼烟四起，老百姓永远也弄不清楚，到底谁是谁的敌人，谁是谁的朋友，总之，一切全部乱套了。百姓的日子难过，镖局的生意也难做，也就在这时，赵家大药局急需进一批药，掌柜的出了比平时高两倍的价钱请杨镖头押镖。经过几次的波折，杨镖头已元气大伤，早就没了心气，坐吃山空的日子已有些时候了。杨镖头想，这是最后一次了，有了这些钱，就可以很风光地为广泰和杨四小姐举行婚礼，到那时也就是他圆满的收山之时，留一世清白，也对得起这一生了。

结果就在这次押镖中出了大事，这次劫镖的不是胡子，而是一支几百人的队伍，打仗就需要药，医伤治病，他们就是冲着这批药来的，只一阵子排子枪，十几匹马便倒下了，杨镖头和广泰等人还没有回过神来，一车药便被这伙人簇拥着劫跑了。这支队伍还算仁义，没有要了杨镖头等人的命，扔下了些散碎银两，给杨镖头他们做路费，便一路烟尘地消失了。

杨镖头望着远去的烟尘，眼前的天就塌了。绝望的老泪顺着面颊无遮无拦地流下来，他冲天高喊：老天爷呀，你咋就和我过不去呀，你这是逼我往死路上走哇……

广泰在现实面前傻了，他知道这次无论如何也无法要回镖了。他欲哭无泪，在兵荒马乱的现实面前他明白了一条真理，天下最难当的就是好人。在他的蓝图中，他曾想做一个

安分守己的好人，开镖局，和杨四小姐过平安的日子。

杨镖头和广泰怀着同样一种心情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奉天城里，回到了自己的家。在家里天天等夜夜盼的杨四小姐，一见到爹和广泰便什么都明白了，“当”的一声，她扔下了手里的剪刀，那时她正坐在炕上剪“喜”字，她已经剪了许多喜字了，那时她只有一个梦想，要让自己的新房里贴满喜字，她是在还一个愿，那就是三个姐姐共同的愿望——平安、热闹、吉祥。三个姐姐没有实现她们的愿望，她要替三个姐姐一同把这个愿望实现了。

眼前的现实粉碎了杨四小姐的梦，她望一眼苍老绝望的父亲，在心里干干硬硬地喊了一声：天哪——便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她知道，自己这回将别无选择了。她了解父亲，父亲一生一世不欠别人一文钱，一世清白，不能让爹就这么把一世清白的名声丢了，那样的话，爹会死不瞑目的。想到这，杨四小姐站了起来，她下定了最后的决心，她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她看着只几日的工夫就老了十几岁的父亲，心疼地叫了一声：爹——

父亲抬起头，惘然地望着女儿，摇了摇头，他清楚，这次就是再有十个女儿也换不回这车镖了，他哑着声音说：爹一世清白，就这么毁了，爹死也不甘心哪——

爹真的哭了，满头的白发一飘一荡的，他在哭自己，也在哭这个家，绝望的杨镖头，只能用哭来发泄自己了。

广泰坐在一旁，木雕泥塑似的，他不知该干些什么，只知道日子粉碎了。

杨四小姐来到广泰身旁，她把广泰的头抱在怀里，广泰

依了她。杨四小姐凄然道：人算不如天算，咱们注定成不了夫妻呀。

广泰的嘴角动了动，突然眼里流下了两行泪水，他说：要是能用我这条命换回一车镖，我立马就去。

杨四小姐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她拉起广泰的手臂，看到了广泰手臂上的疤，她的眼泪成串地滴在广泰的手臂上。最后，她长时间地望着广泰，广泰也望着她，四目相视，他们此时觉得有许多话要说，又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杨四小姐跪在了父亲面前，一字一顿地说：爹，你把我卖了吧。

杨镖头怔怔地望着女儿，望着广泰。

杨四小姐说：父债子还，天经地义。

杨镖头突然说：爹对不住你们，是爹无能啊。

说完两行老泪缓缓而下。

杨四小姐说：爹，我知道你想的是啥，我不会让你欠人家一文钱。

杨四小姐说完重又坐到炕上，她开始用力地撕扯那些剪好的喜字，一双双一对对的喜字在她的手下粉碎了。她在埋葬自己的梦，她做这些时，显得很平静，做完这一切之后，她又走回到自己的房间，把门关了，窗帘落下了，她换上了一身新衣服，又坐在梳妆台前仔仔细细地把自己描画了，然后才走出屋门。

她又一次跪在了父亲面前：爹，我走了，谁能出一车药钱，我就是他的人。

说完给父亲磕了一个头，说：爹，孩儿的命是你给的，报

答你是应该的。

又磕一个头：爹，我用自己的身子换你一世清白，爹你放心吧。

再磕一个头接着说：爹，爹……

杨四小姐说不下去了，泪流满面。

久久，她站起来，她坐在广泰的身旁，把头偎在广泰的胸前，她说：广泰，你看我。

广泰低下头望着她。

她又说：你好好地看我一眼。

广泰就瓷瓷实实在在地望着她。

她拉住了广泰的手又说：你对我们家恩重如山，下辈子做牛做马我都会报答你。

广泰僵僵硬硬地坐在那儿，怔怔地望着杨四小姐。

杨四小姐凄然地冲广泰笑了一笑，离开广泰，头也不回地一步步、光鲜照人地走出家门。

## 五

杨四小姐异常平静地跪在大街上。

谁都知道杨镖头丢镖了，杨四小姐一出现在大街上，立马惊动了许多看热闹的人。他们围住杨四小姐议论纷纷，有一两位好事者凑到近前打问身价，杨四小姐就仰起脸，唇红齿白地说：一车药钱。

众人就摇头，就退却。在他们印象中，一车药钱换一个女人，简直是天价。

杨四小姐就冲人群说：我可是黄花闺女，一车药钱是贵了些，日后我能生能养，还能洗衣做饭，求你们了。

人群散了一拨，又拥上来一群，他们麻木又无奈地望着杨四小姐。

杨四小姐异常鲜亮地跪在那里，她的目光求助地望着每个走近的人。

渐渐，杨四小姐绝望了，她望着已经麻木的人群，慢慢站起来，一步步向前走去，人们给她让出一条路，有些人觉得事情远没有结束，最后杨四小姐就来到了“一品红”，这是奉天城最大的妓院，门前挂着两串大红灯笼，很喜庆的样子。杨四小姐走到“一品红”门前双腿一软就跪下了，人群就“嗡然”一声，有人就说：卖了，卖了，杨四小姐真卖了！

“一品红”的门开了，宋掌柜搓着手走出来，他把自己的双眼笑成了月牙，他绕着杨四小姐转成一圈，又转了一圈。杨镖头家的四个闺女，是奉天城内的四朵花，四小姐又是四朵花中最漂亮的。宋掌柜的做梦也没敢梦过杨四小姐会把自己卖到“一品红”来。

宋掌柜不笑了问：你真卖！

杨四小姐铁嘴钢牙地答：真卖，不卖在这干啥？！

宋掌柜又仔仔细细认认真真把杨四小姐看了看，他恨不能从里到外把杨四小姐看个透。

杨四小姐又说：我可是黄花闺女，一堆一块都在这了。

宋掌柜变音变调地说：你说个价吧。

杨四小姐说：一车药钱。

宋掌柜就不笑了，他盯着杨四小姐说：你不是在说梦话

吧？就是把“一品红”的丫头都卖了也不值这个价。

杨四小姐的眼泪差不多都流了下来，她央求地说：宋掌柜的，我今年才十七呀，咋说也能卖个十年八年的好价钱，我咋就不值一车药钱，你就买了吧，日后我一准老老实实地帮你挣钱。

宋掌柜又说：四小姐，现在兵荒马乱的，啥生意也不好做，我只能出二百两银子，这是最高价了，我不蒙你。

杨四小姐仍说：就一车药钱。

宋掌柜不说什么了，他背着手站了会儿，才冲杨四小姐说：四小姐你走吧。说完走进“一品红”，再也不出来了。

杨四小姐的眼泪终于流了出来，她没想到想卖自己竟也这么难，那一刻她就发誓，要是谁能出一车药钱，就是她的大恩人，当牛做马干啥都行。她冲着“一品红”的大门喊：我还是黄花闺女，咋就不值一车药钱，我不能贱卖呀……

杨四小姐终于放声大哭起来，她哭得哀哀婉婉，伤痛欲绝。

这时冯森出现在杨四小姐的面前，杨镖头丢镖的事他已经听说了，鉴于以前的几次教训，他没有去找杨镖头，他知道去了也是白去，杨镖头是不会接受任何人施舍的。他怕再次伤了杨镖头的自尊心，他只能静等着事态的发展。当他听说杨四小姐要把自己卖掉的消息时，他的心里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似的痛了一下。他非常钦佩杨家四个姑娘的刚烈性情，不惜生命，也要保全镖局和父亲的名声。

冯森无论如何不忍看着杨四小姐就这么把自己给卖了。冯森心情复杂地望着杨四小姐说：四小姐，别作践自己了，不

就是一车药钱么，我出。

杨四小姐听了这话是又惊又喜，她抬起头不信任地问：冯掌柜的，你买我？

冯森说：四小姐，别说买不买的话，一车药钱我出了，你起来吧。

杨四小姐仍跪在那里，她冷静地望着冯森说：冯掌柜的，你今天可要把话说清楚，要买就买，你知道，我爹是不会白拿别人钱的，我也不白拿人家的钱，别的事咋的都好说。

冯森就叹了口气才说：四小姐，你先回家吧，赵家药房的钱过会儿我就去还。

杨四小姐跪在那说：不，你要是不真心买就走吧。

这时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他们知道，此时为一个女人能出这个天价的，只有“关东第一镖局”掌柜的冯森，他们要亲眼看见，冯森到底是买还是不买。冯森看着越聚越多看热闹的人，叹了口气，心想，就暂时答应下来吧，日后有话慢慢再说嘛，想到这便说：你起来吧，我答应你了。

杨四小姐就认真地看了眼冯森，马上又冲众人说：大家听清了，我杨家四丫头从今往后就是冯家的人了。

说完这才站起身，随在冯森的身后，向“关东第一镖局”走去。

冯森回到家后，差人把一张银票送到了赵家大药房，那是一车药钱。

杨四小姐早就写好了自己的卖身契，她咬破食指在上面清晰地按了手印，她又找到了冯森把那份卖身契递给了他。冯森一看什么都明白了，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的本意是不

想看到这样的结局，他一个劲地说：四小姐你这是干啥？

杨四小姐就说：那你就是骗我，你要是不按这个手印，我就一头撞死在你的面前。

冯森知道，杨四小姐是说得出做得出的，此时他是骑虎难下，只有往前走了。最后他还是在那份契约上按上了自己的手印。

杨镖头拿到了女儿那份卖身契约，他见人就说：我杨镖头一世清白，谁也不欠了，赤条条地来，又赤条条地去了。

说完他便当众一头撞死在大街上，谁也没有料到事情会是这样的结局。杨镖头就这么一世清白地去了，他认为既然不能两全，干干净净地去也算是最好的出路了，有谁能真正了解杨镖头的心呢？

杨四小姐最后又卖了自家的房屋，很隆重地为父亲办完了丧事。杨镖头的死，惊动了所有奉天城内认识杨镖头的人，他们望着一世清白的杨镖头的遗体，感叹杨镖头的为人。

惟一感到不安的就是赵家大药房的赵掌柜，赵掌柜一遍遍地说：这事整的，这是啥事呀，早知今日，当初我就不找你押镖了。

杨四小姐跪在父亲身旁，此时她的心里很平静，她知道父亲这一生看重的是做人，清清白白地做人，父亲的目的达到了，此时父亲一定会心满意足的。

此时的广泰觉得自己已经死了，自从杨四小姐走出家门那一刻，他就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彻底地失去了杨四小姐。他恨自己是个没用的男人，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无法保护，自己还算个男人吗？他想到了自己的父亲李镖师，还有杨镖头，

他们都是好人，却没有得到好报，以前，他发誓自己也要做一个清清白白的人，开一个镖局，和杨四小姐过一种平常人的生活，可眼前的现实，把他的梦想撕得粉碎。想来想去，他想到了小孤山上的马大棒子，他决定投奔马大棒子，走进深山老林，把该忘的都忘了，他要当一个胡子，既然当不成好人，就当个恶人。想到这，一颗纷乱的心才渐渐平静了。

他在临上山前找到了冯森，冯森也在找他。他跪在冯森面前说：大哥，我走了。

冯森说：兄弟，我正想找你，以后就在我这干吧，咱们是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广泰说：大哥，你就忘了以前的广泰吧，以前的广泰已经死了。

冯森意识到了什么，他走上前搀起广泰道：你和四小姐的情意我知道，只要你答应留下来，大哥为你和四小姐主婚。

广泰摇了摇头，他知道就是自己答应了，四小姐也不会答应的，四小姐就是为了父亲的清白才把自己卖掉的。想到这，广泰苦笑了一下说：大哥，我知道你是好人，四小姐在你身边我就放心了。

冯森仍说：好兄弟，听大哥的话，留下吧。

广泰又一次跪下了，他哑着声音说：大哥，日后你只要对四小姐好一点，我就心满意足了。

说完广泰爬起身，冲后院喊了一声：四小姐，你多保重，哥走了。要是还有来世，哥再娶你。

广泰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冯森无可奈何地就这么看着广泰消失在自己的视线里，

他是真心实意地想留住广泰。半晌，又是半晌，他转过身，一眼就看到了杨四小姐，此时的杨四小姐已是泪流满面了，她冲冯森说：从今以后我就是你冯家的人了。

冯森站在那里，望着眼前的四小姐，觉得眼前发生的一切是那么的不真实。

## 六

在杨四小姐走进冯家之前，冯森早就有了女人。老掌柜的冯大刀在世时，就给冯森定下了这门亲事。冯森的女人茹是奉天城内金店掌柜王老板的女儿，冯大刀去世后，少东家冯森当上了掌柜的，他第一件事便娶了茹，那时茹十八岁，冯森二十二岁。茹当年是奉天城里的一枝花，凭“关东第一镖局”的声名，冯森有千万条理由娶奉天城里最漂亮的女人。

茹嫁给冯森不久，便有了身孕，这是件喜事，老掌柜的就冯森这棵独苗，他做梦都巴望着冯家人丁兴旺，冯森也希望自己日后能儿孙满堂，“关东第一镖局”代代相传，所以冯森当了掌柜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成婚。

茹十月怀胎便生产了，产后不久就得了产后风，瘫在床上再也没有起来，结果孩子也没保住。奉天城里有名的医生都看了，多贵的药材都吃了，茹依旧是瘫。从那以后，茹一直躺在炕上，所不同的是，茹依旧漂亮光鲜，这是一个奇迹，直到现在，茹依旧在吃各种药，她在企盼着自己有朝一日重新站立起来，为冯森生儿育女。奇迹终于没有发生。

自从茹瘫在床上后，便和冯森分居了，但冯森每天都要

来到茹的身旁陪茹说上一会儿话。

每天茹在清早时，都要梳妆打扮一番，她是在为冯森打扮，因此茹花在梳妆上的时间总是很长，先是仔细地梳了头，又把脸洗了，再认真地化妆，然后半躺半坐地等冯森。

冯森进门后，一往情深地看上半晌茹，然后才坐在茹的身边，他很爱闻茹身体的气味，有一股淡淡的甜香之气。

茹说：我好看么？

每天茹差不多都要这么问。

冯森先笑，然后才答：你啥时候，都是奉天城里最漂亮的女人。

茹很爱听冯森这么说话，美好地微笑，把头偎在冯森的肩上，她觉得这一靠实实在在。然后两人说天气，说城里最近发生的事，以及镖局最近的活路。

今天却不太一样，冯森的话不知从何开口，沉默了半晌，他还是说：杨四小姐来咱家了。

茹说：我知道。

冯森又说：杨镖头为了一车药钱……

茹也说：杨镖头做得对，要是男人，我也会这么做。

冯森说：杨镖头的四个闺女个个都活得轰轰烈烈。

茹又说：只有杨镖头的女儿才配来“关东第一镖局”。

冯森还说：杨四小姐来咱家，这么大闺女，我怕人家说闲话。

茹说：怕啥，你花了一车药钱，谁都知道是你成全了杨镖头一世清白，杨四小姐来咱家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

冯森说：要不就让她来你这住，还能侍奉你，没事还能

陪你说说话。

茹想了想，点头答应了。

从那以后，杨四小姐就开始陪伴茹了。

两个第一次见面时，四目对视了许久，茹从上到下把杨四小姐打量了半晌，然后才说：你真是个美人。

杨四小姐说：我以前见过你，你出嫁时，奉天城里的人差不多都出来看你。

茹说：那时你多大？

杨四小姐说：我十三，看你出嫁时，我曾发过誓，日后出嫁也要像你一样风光漂亮。

茹淡笑了一下，似自言自语地说：那年我十八，十八岁真好。

茹说到这就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你日后就是冯家的人了。

杨四小姐低下头道：这我知道，掌柜的出了一车药钱，我说过，谁出一车药钱我就是谁的人。

两人就不再说什么了，从那以后，杨四小姐陪茹说话，陪茹睡觉，精心地照顾着茹。也是从那天起，杨四小姐从里到外地忙碌着，做饭洗衣，扫院子。不该她干的，她也要干。茹总是默默地看着杨四小姐忙里忙外，从不多说一句。冯森碰到过几次都说：这活不该你干，你去陪茹吧。她不说什么，直到干完，才走回茹的房间。

一天，茹提到了杨四小姐的两个姐姐。

茹说：她们咋没个消息。

杨四小姐的脸白了一下，马上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

的水，她们是为爹才嫁的，有没有音讯也没啥。

茹就不说话了，茹开始照镜子，自从茹瘫在床上以后就经常照镜子。

半晌，茹放下镜子，望着杨四小姐问：是你漂亮还是我漂亮？

杨四小姐抬眼问：让我说实话么？

茹不说话，就那么望着她。

过了会儿，杨四小姐还是答：你出嫁时，我没你漂亮。

茹听了这话，先是一愣，然后勉强地笑一笑又说：我病在床上，你以后多照顾掌柜的，他是男人，一个家都靠他支撑的。

杨四小姐平平淡淡地答：知道了。

从那以后，杨四小姐便经常出现在冯森身旁了。那年冬天特别冷，杨四小姐做了一条狗皮褥子铺在冯森的炕上。每天晚上，冯森都会喝一碗杨四小姐亲手熬的参汤，喝完参汤的冯森热呼呼地睡去。在冯森睡前，杨四小姐总要侍候着冯森洗过脚，再为冯森铺好被子，想了想又拿出一条毯子压在被子上，杨四小姐说：天冷，压严实点，人冷先冷脚。杨四小姐做这些时，冯森什么也不说，默默地看着杨四小姐。自从茹瘫在床上，他许久没有感受到女人的关怀了。

渐渐，冯森发现杨四小姐是个心细的女人，她对他总是无微不至，他以前还从没发现杨四小姐这些优点。他只认为杨四小姐是个刚烈的女人，没想到日常中的杨四小姐，和别的女人并没有什么两样。有几次，他看着杨四小姐忙碌的身影，似乎又看到了茹昔日的影子。忙完后杨四小姐才小声地

说：掌柜的还有事么？没事我就出去了。

冯森点点头，杨四小姐就出去了。冯森望着杨四小姐离去的背影，竟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自从杨四小姐走进冯家大门，冯森觉得从里到外都在变，一切都变得明亮起来，摆放的东西也有条理了。这就是女人带来的变化，冯森觉得，过日子不能没有女人。他更加勤快地出入茹的房间，为什么自己也说不清。

有时，茹和杨四小姐正说着话，冯森会突然出现在两人面前，两人就不说话了，静默一会儿，杨四小姐就退出去了。冯森望着茹，茹说：你一车药钱没白花。

冯森不解茹指的是什么。

茹又问：最近有活么？

冯森才说：兵荒马乱的，这种时候没人做生意。

茹便不说了，想了一会才说：你娶杨四小姐吧。

冯森有些吃惊地望着茹。

茹说：冯家不能没有后人，这么多年是我拖累了你。

冯森依旧望着茹。

茹又说：我知道你对我有情有义，这就够了。杨四小姐不比我差，要娶就要娶好女人。

冯森半晌才说：当初我花钱不是为了这。

茹说：我知道，但咱家不能没有后人，你是个男人，迟早都要再娶女人的，再说你在她身上已经花了天价了。

冯森知道茹是个精明的女人。他握住了茹的手，茹把头靠过来，茹小声地说：日后，只要你还把我当成你的女人就行。

冯森握着茹的手就用了些气力。

冯森从茹的房间走出来，来到大门前，他一时间心绪很乱，他回过身望见了悬在门上的那块匾，每次他看见这块匾时，便神清气爽，心便踏实了。有一股气慢慢从脚底下升起，他们家世代代都在为“关东第一镖局”活着，茹说得对，他们冯家不能没有后代，他要一代又一代地把“关东第一镖局”传下去，想到这，冯森下了决心。这时，他看见了杨四小姐，杨四小姐正站在院里倚在一棵树上望他。陡然，他的心热了一下，少年时的情景又涌入了他的脑际，每次父亲外出押镖，母亲就是这么倚树而立，等待父亲。

那时冯森还没有意识到，一点点走进他心里的杨四小姐，正在悄悄地改变着他的命运。

## 七

杨四小姐在与冯森举行婚礼前，提出了一个要求。

杨四小姐对冯森说：我要像茹当初嫁你一样热闹。

冯森起初没明白四小姐的意思，怔怔地望着她。

四小姐说：我虽不是你第一房，但我也不是你明媒正娶的。

冯森和四小姐的婚礼，他原并不想张扬，别人都知道，四小姐是他用一车药钱换来的，他不想让别人说他落井下石，如果那样的话，自己和胡子也没什么区别。况且他知道，四小姐本来是广泰的人，广泰上了小孤山当了胡子，一切才得以改变。

冯森觉得自己娶杨四小姐一点也不理直气壮，茹让他娶

杨四小姐，他也就只能娶杨四小姐，自从茹进了冯家的门，家里的大事小情他都听茹的，茹是个很精明的女人。

冯森和杨四小姐的婚礼还是惊动了奉天城里有头有脸的人。婚礼的场面果然很热闹，十辆镖车拉着杨四小姐轰轰烈烈地在奉天城内走了一趟，后面是一大群鼓乐班子，吹吹打打，热闹非凡。

杨四小姐把自己的红头盖揭了下来，她要让所有奉天城内的人都清楚地看见她。她在心里一次次地说：你们看吧，那就是杨家的小姐，今天光明正大地嫁了，嫁给了冯掌柜的。杨四小姐一边在心里这么说，一边泪流满面，她想到了三个姐姐，二姐、三姐嫁给了胡子，父亲也是这么吹吹打打，愈热闹她心里越难过。现在不同了，她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人们，冯森正正经经地娶了回杨四小姐，杨四小姐也正正经经地嫁了一回。她看着迎亲的车队，她就发誓般地在心里说：从今以后，我活是冯家的人，死是冯家的鬼。

冯森站在自家门前，身上自然也是披红挂绿，不管他娶的是第几房女人，都是他的女人，都是他的婚礼。他站在那里说不上高兴也说不上不高兴。

他从小就随父亲押镖，挎枪背刀，风餐露宿，打打杀杀，生生死死一切都习惯了。他只对押镖感兴趣，押一次镖就是历一次险。当一名好镖师，这是男人最好的选择，祖先的血液在他身体里流淌，他继承了职业镖师所有的优点，沉着、冷静，还有冷酷。因此，他对男女之间那些婆婆妈妈的事，没有太多的兴趣。

茹让他娶杨四小姐，他娶就是了，他要为“关东第一镖

局”留下后人，他知道，冯家不能没有后人，他要和女人生儿子，生一个优秀的男人，继承“关东第一镖局”的事业。

冯森对新婚之夜，显得已经不那么陌生了。因此，他和杨四小姐的新婚之夜驾轻就熟。冯森送走了最后一批客人，他喝多了酒，头重脚轻地往新房里走，他轻轻飘飘地走进了新房。

杨四小姐早已等他多时了，一身新衣穿在她的身上，她觉得这是自己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从今天开始，她就是冯森的女人了。在冯森眼里，杨四小姐今晚显得有些陌生。

几支蜡烛把新房燃得很亮，冯森坐在炕上，如梦如幻望着杨四小姐，杨四小姐端来盆热水放在冯森脚前，她要亲手为男人脱鞋洗脚，母亲就是这样对父亲，她也要这样对待自己的男人。

冯森就说：我不是胡子，我出一车药钱是不想为难杨镖头。

冯森还说：到现在我也不太想娶你，我不想让别人说我落井下石。

杨四小姐蹲在那，一边给冯森洗脚一边说：嫁你我愿意，你不是胡子，我也不是二姐三姐，你娶我嫁天经地义。

冯森还说：我一想起广泰心里就不舒服。

杨四小姐：他是胡子了，我不能嫁给胡子，以前的事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冯森又说：我要让你为我生儿子。

杨四小姐：别说生孩子，就是当牛做马也行，我以后就是冯家的人了。

杨四小姐为冯森洗完脚，起身开始铺被子，被子是新的，大吉大利的样子。

杨四小姐铺完被子，又倒掉了洗脚水，然后站在地上解自己的扣子，她先吹熄了一支蜡烛。

冯森钻进了温暖的被窝，看到了杨四小姐的红兜肚，他干干地咽了口唾液说：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女人了。

杨四小姐又吹熄了一支蜡烛，她一边解腰带一边说，自从我走进你们家门，我就是你的女人了。

冯森睁着眼睛说：我要让你为我生儿子。

杨四小姐又吹熄了一支蜡烛才说：我为你生儿子也生闺女，我要让咱家人丁兴旺。

杨四小姐把自己差不多都脱光了，胸前只剩下了那个红兜肚，屋里也剩下最后一支蜡烛了。

冯森这回才闭上了眼睛，他梦呓般地说：我喜欢脱光的女人。

杨四小姐回身又吹熄了最后一支蜡烛才把最后的红兜肚脱下去，然后很快地钻进被子里躺在了冯森的身旁。

夜很静，也很黑。

在这静夜里，冯森气喘着说：你真的愿意做我的女人？

杨四小姐答：我愿意。

接下来，一切便都如歌如水流了。

## 八

奉天城里的人都知道，好汉广泰投奔了小孤山的胡子马

大棒子。聪明的人隐约地觉得，事情远没有结束。广泰当时投奔胡子，是他绝望中惟一的选择，他不能再寄人篱下了，他更不能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和冯森成亲过日子。

父亲李大鞭子当年给杨镖头当镖师时，就梦想有朝一日自立门户，没想到却死在了和胡子的火并中。这么多年，广泰一直没有忘记父亲的遗愿，他天天梦想着有朝一日翅膀硬了，自己独自撑起一片天。他自从来到杨镖头家，杨镖头虽说对他恩重如山，他的心里仍不踏实。他能一心一意为杨镖头卖命，主要是看中了杨镖头这块招牌，杨镖头有女无儿，总有一天会老的。到那时，他娶了杨四小姐，整个镖局就是他的了。也就是说，到那时广泰将都有了，改个招牌，也就是动动嘴的事。

当年，广泰九死一生单身走进小孤山，那是他绝望中的一次挣扎，他不能眼睁睁看着杨镖头倾家荡产之后，再把杨四小姐送给胡子，那时他广泰真的啥都没有了。

没料到的是，正是他的垂死一搏，挽救了杨镖头一家，也拯救了自己。眼见着杨镖头一天老于一天，广泰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就在广泰即将成功的一瞬间，杨镖头又一跤丢镖，彻底粉碎了广泰的梦想。

杨四小姐为了保住父亲一世的清白，又一次出卖了自己。留给广泰的是一场梦，梦醒了倒什么都没有了。心灰意冷的广泰，看不到面前有任何出路，他只能投奔胡子，过另外一种生活。广泰真不再想把自己当人了，父亲想当个好人，结果死在与胡子的火并中，杨镖头也想当个好人，结果一头撞死在马路上，自己想当个好人，又是一场虚幻的梦。广泰自

从下定决心当胡子那天开始，他已经不再把自己当人看了。

过着有今儿没明儿的胡子们，打乱仗和火并是家常便饭。就在广泰上了小孤山不久，马大棒子和黑风口的另一络胡子为了抢占地盘又一次火并，结果马大棒子在乱战中被冷枪打死，马大棒子一死，广泰就成了小孤山上的胡子头。

广泰当了胡子却恨胡子，胡子是镖局的天敌，没有胡子父亲李大鞭子就不会死。许多事情都不会发生，他要借胡子灭另外一道胡子。广泰成了胡子头之后，他心狠手辣地端了附近几络胡子的老窝，想归顺他的就全部收留，其余的统统杀掉，然后还要烧了胡子的老窝。广泰不仅对胡子这样，对附近的大户他也同样如此，抄家杀人，一时间，广泰的心狠手辣传遍了城里城外。有钱的人家不敢招惹广泰，就是那些同样心狠手辣的大小络胡子也闻风丧胆。

从那以后，不少大户人家怕招惹麻烦都主动地给广泰进贡，他们怕广泰抄家，更怕广泰要了他们的命。小孤山的胡子们少了许多辛劳，坐在山上等吃等喝，只要山上空了，广泰一声令下，就会有人送来吃的喝的，因此，广泰深得众胡子们的崇敬。不到半年时间，小孤山上的胡子，由原来的几十人，壮大到二百多人。

威风八面的广泰在小孤山上活得并不开心，他知道这种落草为王的日子不会长远，不知何时何地，总有那么一天自己也会像马大棒子被乱枪打死。在这种有今儿没明儿的生活中，他异常思念远在奉天城里的杨四小姐。

他本以为眼不见心不烦，远离四小姐就会淡忘心中那份思念和折磨，自从他上山之后，他才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大错

特错了。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杨四小姐。四小姐已深深地融在了他的骨肉里。在和杨四小姐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日子里，他早就把杨四小姐看成是自己的人了，他吃惯了杨四小姐的饭，穿惯了杨四小姐做过的衣。

那时，杨四小姐和杨镖头住在后院，他和其他镖师住在前院。有许多个夜晚，他被后院的杨四小姐诱惑得睡不着觉，他站在院子里，看着杨四小姐屋里的油灯在明明灭灭地燃着，他知道那是四小姐在为他或为父亲缝补衣服，望着看着，内心里就升起许多温暖的情致，他悄悄走过去，用指甲划破窗纸，望着四小姐在屋内的一举一动。四小姐果然在飞针走线，她的脸孔被油灯映得很红，几绺头发落下来，一飘一摇的。夜渐渐地深了，四小姐把补过的衣服一件件叠好，然后开始脱衣睡觉，当四小姐把自己脱得只剩下一个兜肚时，才一口吹熄了灯盏。他每次都看得入神入迷，光光鲜鲜的杨四小姐就在眼前，他恨不能冲进去，把杨四小姐抱在怀里，但最后他还是忍住了，他明白，杨四小姐早晚都是自己的人，这么想过之后，他才幸福地离开四小姐的窗下，躺在炕上，望着漆黑的夜想着幸福的未来，那时，他和杨四小姐只隔着一层窗纸。此时却遥不可及。

身在小孤山的广泰，每次想到这些都痛不欲生，他会整夜地睡不着，眼前翻来覆去的都是四小姐穿着兜肚的身影。

小胡子们有时在山下会抢来一两个良家妇女，带回山里取乐。只要广泰一看见女人，他首先想到的是杨四小姐，眼前的女人哭哭喊喊要死要活的样子，便让他失去了兴致，他从来不碰这样的女人。

不久，他就得知了杨四小姐和冯森成婚的消息。那天，他在山头的雪地上蹲了许久，他知道，这是四小姐最好的归宿了。他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当杨四小姐走进冯家的大门他就预料到了，所以他才下决心离开奉天城里。可当他得到这个消息时，他还是无法承受，他想不出四小姐和冯森在一起时会是什么样子。

那一天，广泰喝醉了酒。醉酒之后的广泰抱着头痛不欲生地大哭了一回，哭得小胡子们迷迷瞪瞪，不知广泰为何要这般伤心。他恨天恨地恨自己，恨天地不开眼，让四小姐活生生地离开了自己，恨自己作为一个男人没有能力保护好本属于自己的女人。

广泰醉酒之后就深刻地想：以前的广泰死了，现在自己已不是广泰了。

## 九

冯森和广泰成为磕头弟兄，绝不是冯森的心血来潮，他的为人准则里，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多把刀。开镖局的人家不怕朋友多，就怕有仇人。一家几代人经营的镖局，终于有了规模，成为响彻关外的第一镖局。冯森生长在镖局世家，受到父辈的感染与熏陶，也沿袭了他们行侠仗义、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禀性，他喜欢结交真正的汉子。广泰当年独身一人，硬是从胡子手里要回了镖，仅这一件事就令冯森刮目相看。

杨四小姐在卖自己时，冯森能体会到广泰当时的心境，他

自己也是个男人，他真心地希望自己的举动能成全广泰和杨四小姐，没想到事与愿违。如果杨四小姐不是杨四小姐的话，事情将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可杨四小姐就是杨四小姐。

冯森并没有做错什么，但冯森仍感到愧对广泰。后冯森押镖途经小孤山时，他很想同兄弟广泰聚一聚，广泰沦落到这步田地，他的心里也不好受，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从没有把广泰真当成胡子，他觉得广泰仍然是他的兄弟，他一直觉得广泰早晚会有一天走下山，光明正大地干正经事。

冯森冲着茫茫林海喊：广泰，大哥来了！

其实广泰早就下山了，他就躲在一棵树后，望着走来的冯森人马，冯森的队伍里，那杆“关东第一镖局”旗在风中卷动，自从广泰立志要有自己的镖局时，他就开始羡慕这杆镖旗了。镖旗是镖局的象征，凡是开镖局的人，有谁不羡慕“关东第一镖局”呢！

此时，那杆惹眼的镖旗，似一团火烧着广泰的眼睛和心，不知为什么，他的心里异常难受，有一阵时候，广泰曾幻想走在镖旗下的不是冯森而是他自己，那将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啊。以前他做梦见过自己的镖局。

在冯森呼喊他的名字时，他才清醒过来，把枪插在腰里。他一步步向冯森走过去，身后是一群小胡子。小胡子们端枪拿刀地拥着广泰走来，直到这时冯森才清醒地意识到广泰已经是胡子了，但他对广泰并无戒备，自从广泰离开奉天城，来到小孤山后冯森一直都在记挂着广泰。

冯森见到走过来的广泰，也向前紧走几步，打量着越走越近的广泰。

冯森说：兄弟，你瘦了，也黑了。

广泰口是心非地说：我是胡子了，活过今天还不知明天呢。

冯森听了广泰的话就有些难过，他握住广泰的手，广泰却那么不冷不热地让他握着。冯森说：兄弟，下山吧，你要是不愿在我这干，我帮你另立门户也行。

广泰就笑一笑，抽回手，冲冯森抱了抱拳说：大哥的好意我领了，开镖局那是个梦，我有那个心没那个命，我只配当胡子。

冯森就不好再说什么了，他从镖车里抱出了一罐酒来说：四小姐知道我路过这里，这是她特意让我捎来的。

停了一会儿，冯森又补充道：这是我和四小姐的喜酒。

广泰的手有些抖，那一刻他差点流出泪来，他又一次体会到了四小姐的一片情谊。

半晌，广泰颤着声音问：四小姐还好吧。

冯森的心里很不是个味，两个男人为了一个女人，不管怎么说，总是有些别别扭扭的。他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突然想到临走前，杨四小姐让他带给广泰的几棵山参，四小姐这么有情有义地惦记着广泰，冯森感到很高兴，广泰毕竟和杨四小姐有过那么一段，如果四小姐一夜之间就把广泰忘得一干二净，那么冯森也就不会娶四小姐了。有哪个男人愿意娶这种无情无义的女人呢？

冯森又把山参递给广泰道：这也是四小姐带给你的，她说山上寒大，让你补补身子。

广泰接过山参，久久没有说话，他是在强迫自己不把眼

泪流出来。当年他在马大棒子面前烧自己吃自己时，他都没有掉过一滴泪，可有关四小姐的丝丝缕缕，都让他心潮难平。

半晌之后，广泰终于说：要是大哥不嫌弃，上山歇歇脚吧。

冯森抬头望了眼天空，时光尚早，冯森就说：还是赶路吧，东家还等着这批货呢。

广泰就不说什么了，冯森上了马，广泰才想起什么似的说：用不用我送你一程？

冯森说：不用了，这条路我常走。

大哥，那就多保重。广泰又冲马上的冯森拱了拱手。

冯森的一队人马就越走越远。最后被雪雾笼罩了。

冯森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走不进广泰的内心了，这次和广泰见面还是让他感到高兴，只要广泰平安地活着，他心里的愧疚感就会少一些。

广泰曾试图忘掉过去的一切，可不知为什么，他越是想忘记，就越是无法摆脱往事的缠缠绕绕。

他双手托着那几只山参，心里一遍遍地说：这是四小姐给的。他的眼前又闪现出四小姐的形象，他就湿润了一双眼睛，他就泪眼朦胧着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山里走去，他越往山里走，他的心就越冷。

广泰经常在山上那间木格楞的小屋里发呆，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让他生出深深的绝望。只有酒才能让他忘记眼前的一切，于是他就经常大醉。刚开始，小胡子们一直捉摸不透广泰，不知道广泰成天到晚地把自己关在小屋里琢磨什么，这种距离使小胡子们有了不信任感，自从广泰常常醉酒，说些

胡子们才说的脏话和疯话，胡子们才觉得，广泰就是胡子，于是就什么都没有什么了。

冯森的出现，给广泰的渴盼终于带来了一丝希望。虽然他见不到四小姐，但他还是能从冯森身上感受四小姐的存在。从那以后，他盼望着冯森再一次出现。

终于，冯森住在了小孤山。那一次镖车赶到小孤山时，太阳已经落山了，再往前走就是黑风峡了。黑风峡盘踞的是另一络胡子。虽说以前途经黑风峡时，并没有什么事，但冯森也不敢大意，更主要的是，小孤山有广泰，于是冯森就住下了。这回杨四小姐为广泰捎来了一床狗皮褥子，是杨四小姐连夜缝制的。

广泰那晚坐在狗皮褥子上和冯森对饮，其他兄弟和车马，由一帮小胡子在招呼着，小屋的地上，红红火火地燃着木棒子，两人一边饮酒一边说话，说着说着就说到了杨四小姐。

广泰说：四小姐的手巧哇，以前我穿的衣服都是她做的。

冯森也说：四小姐是个有情有义之人。

广泰说：你要善待四小姐，谁娶到四小姐，就是谁的福分。

冯森也说：那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嘛。

两人就都不说什么了，都大口地喝酒，喝着喝着广泰就醉了，醉了酒的广泰就大呼小叫地要女人。女人是胡子从山下的妓院里抢来的，在山上住上三五日，就送下山去。

当下就有一个小胡子撕撕巴巴地把一个妓女推到广泰的屋里。

广泰就冲冯森说：大哥，你要女人不？

冯森就说：广泰你醉了。

广泰说：你有女人，我也有女人，我有婊子。

说完就让妓女为自己脱鞋，并且让妓女舔自己的脚趾，他一边大笑一边说：大哥，兄弟不缺女人，也不缺钱，只要你有钱，让她干啥她就干啥。

广泰笑着笑着就不笑了，他愣愣地冲冯森说四小姐好哇，四小姐有情有义。说到这，广泰就呜呜咽咽地大哭起来。

冯森说：兄弟，你真的醉了。

第二天，两人分手时，谁也没有再提昨晚的事。分手时，广泰白着脸冲冯森说：大哥，你把我忘了吧，咱们不是一路人，我是胡子了。

冯森借机说：兄弟，下山吧，下山干啥都行。

广泰摇摇头，又说，你回去告诉四小姐，就说广泰已经死了。

广泰真希望自己死了，死了就一了百了了，没有痛苦，也没有了思念。

## 十

广泰在白雪苍茫的小孤山上，空前绝后地思念着杨四小姐。他本认为远离杨四小姐，就会眼不见心不烦，然后渐渐把过去的一切都忘了，做一个浑身轻松的胡子。广泰当上了胡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才发现自己是大错而又特错了。

广泰此时此刻真正体悟到了什么是思念，以及思念的痛楚。那份感受，似一把生了锈的刀在一点一点地割着广泰

的心。

孤独的广泰无法和众胡子们融在一起，他瞧不起聚在眼前的这些乌合之众，换句话说，这些人都是不法之徒，在山下时啥事都干过，混不下去了，跑到山上当了胡子。广泰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和这些人等同起来。

孤独使广泰绝望，绝望又使他无论如何也忘不掉杨四小姐。每次冯森离开，广泰都要捧着四小姐给他捎来的东西哀哀地痛哭好一阵子。见物思人，他知道四小姐还没有忘记他，一直在挂记着他，这份情感愈发地使广泰不能自拔。

在许多次梦里，四小姐出现在广泰的眼前，人还是那个人，一声笑语，一个眼神，都令广泰心神熨帖，梦醒了，广泰仍许久睡不着，他望着漆黑的夜，听着寒风在山野里呼喊，他的心也有如寒夜这么冷。直到这时，广泰才清醒地意识到，他这一生不能没有杨四小姐，哪怕只拥有一天，然后让他去死，那日子也圆满了，这一辈子也值了。

广泰荒唐的想法就是在那一刻产生的，这种想法一经产生，便不可遏制，转瞬就长成了参天大树，让广泰欲罢不能。他已下定决心，做回胡子。他自然想到了冯森，他这么做对不住冯森，但转念一想，谁让冯森娶了四小姐呢。他和冯森相比，冯森什么都有了，不仅拥有了“关东第一镖局”，还拥有四小姐，冯森的日子在广泰的心里简直就是进了天堂。这么一想，他又觉得没有什么了。他在心里恨恨地说：冯森就让广泰对不住你一次吧。

这次冯森押着东北军的军火途经小孤山时，广泰觉得时机成熟了。正巧那天冯森赶到小孤山时，天已经黑了，如果

小孤山没有广泰，冯森就不会直奔小孤山，他会在山下的镇子里住上一夜。冯森又一次随广泰到了山上。广泰觉得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知道，劫冯森一般的镖，冯森不会伤筋动骨，家大业大的冯森别说丢一次镖，就丢上十次八次，冯森也赔得起。这次却不同，他押的是东北军的军火，是冯森的生命。

那一天，广泰招待冯森一行人马时和其他时候并没有什么两样，广泰劝冯森不停地饮酒，在这之前，他已吩咐小胡子往酒里放了麻醉药。他知道，要是硬劫冯森的镖，别说一个广泰，就是十个广泰也不会占到什么便宜。

冯森每喝一杯，广泰都在心里说：冯森对不住了，谁让你过得那么好呢？谁让我活得不人不鬼不鬼呢？谁让你娶了四小姐呢？

冯森和一行人马酒醒之后，发现已经到了山下，镖车和押镖的家伙却留在了山上。直到这时，冯森才明白：兄弟广泰劫了他的镖。

冯森的愤怒与惊讶无以言表。

杨四小姐知道广泰为什么劫冯森的镖，他劫的不是冯森，劫的是她。在那一瞬，四小姐对广泰心存的所有念想灰飞烟灭了。此时，她心里只有自己的男人冯森，她知道，只有自己才能救冯森。

杨四小姐很冷静，没有哀叹也没有流泪，只有换回冯森的镖，才能挽救冯森的生命，谁都知道，东北军说得出也做得出，别说杀死一个镖师，就是杀了一城老小，也不费吹灰之力。下定决心的杨四小姐，十条牛也拉不回了。

杨四小姐穿戴整齐，来到冯森面前，冯森依旧没有从惊愕中醒悟过来，她跪在了冯森面前，她一字一顿地说：我这条命是你给的，眼前的生活也是你给的，我是你的女人，活着是冯家的人，死了是冯家的鬼，我要是死在小孤山，希望你能为我收尸，也不枉我们夫妻一场。

冯森清醒了一些，他望着四小姐，生硬地说：这是我们男人的事，不用你管！

杨四小姐声音不大，却异常坚定地说：不，广泰是为我才劫的镖，祸是我闯下的，我去换镖！

这是冯森无法接受的，他说：你不能去，除非我死了！

杨四小姐站了起来，她冲冯森笑了一下，冯森不明白杨四小姐为什么要笑。笑过的杨四小姐就走出门去，她站在院子里，仔仔细细地把整个院落看了许久，才转过身，套了一匹马，走出院门。

马蹄声渐渐远去。

杨四小姐一走，冯森彻底清醒过来，他红了眼睛，红得要流出血来，他终于大喊一声：广泰我要杀了你！

冯森终于想好了，他倾家荡产也要杀了不仁不义的广泰，夺回他的镖，重树“关东第一镖局”的声名。

冯森让人装了一车银两，下人往车上装钱时，冯森连眼皮都没眨一次，他要用这车银子，到东北军营中换来一百兵丁，然后直奔小孤山，杀了狼心狗肺的广泰。

冯森在做这些时，茹在屋内一声声地喊：冯森，你疯了，你这是疯了……

冯森似乎没有听到茹的话，他该干啥还干啥，这是他第

一次没有听茹的话。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杀了广泰。

茹躺在炕上绝望地想：这个家完了。她有些后悔当初让冯森娶杨四小姐了。

## 十一

杨四小姐来到小孤山脚下的时候，广泰似梦似幻地在那里已经等了一天一夜了。他知道杨四小姐一准会来，他太了解杨四小姐了。

当杨四小姐出现在广泰的视线里时，他怀疑自己是在做梦，他揉了一次眼睛，又掐了一下大腿，待他确信这不是梦时，广泰的眼泪流了下来，眼前就是他朝思夜想的杨四小姐呀。广泰觉得已有一个世纪没有见到杨四小姐了，他一时不知该冲四小姐说什么。杨四小姐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从她知道广泰劫了冯森的镖那一刻起，她对广泰所有的情谊就绝了。

广泰还是说：四小姐，你让我想得好苦哇。

杨四小姐说：你不是人。

广泰说：我想你想得没办法，我才会这样。

杨四小姐又说：我是来换镖的，你不还镖，我就死在你面前。

广泰仰起脸，露出一副孩子般的神情道：我不是真劫冯森的镖，我咋能劫他的镖呢，我就是想见你一面，只这一面，我死也值了。

在随广泰上山的路上，杨四小姐看到，一群胡子已经往

山下运镖了，除了镖之外，胡子们身上大包小包的，还背了许多东西。

广泰望着往山下走的胡子说：我把他们都打发走了，他们愿意投奔哪支哪络和我没关系了，今天山上只有咱们两个人，只这一天，明天我就送你下山。

杨四小姐仍一句话也不说。

广泰那间小屋里升着了火，杨四小姐盘腿坐在炕上，她似乎已经很累了，她闭上了眼睛，随之眼泪也流了下来。广泰扑通就跪在四小姐面前。

广泰说：我知道在你眼里我不是人，我也不想这么做，可我管不住我自己。

杨四小姐说：我们全家就毁在了你们这群胡子的手里。

广泰低下头说：明天我就不是胡子了。

杨四小姐睁开眼睛说：我是来换镖的，你想咋就咋吧。

广泰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想过千万种和杨四小姐重聚的场面，但他万万也没有想到四小姐会这样。

广泰抽泣着说：四小姐呀，你高兴一点吧，只要你高兴，就是让我立马去死也行哇。

杨四小姐透过窗子，看到苍茫的雪山和老林子，整个山上很静。

广泰跪在那里，他知道这一生一世做错了两件事，第一他当初不该离开四小姐，另外就是不该劫冯森的镖。头脑发热的广泰已经管不住自己了。

山上的胡子们都走光了，他们已经各奔东西了，这是广泰事先就安排好的。他知道，只要四小姐上山，他的路就走

到了尽头。一时间周围很静，只有窗外刮过的风声，天渐渐地就黑了。

杨四小姐仍那么坐着，广泰跪着，世界仿佛已永恒了。

四小姐终于望着广泰，一字一顿地说：广泰你听好，以前我一直把你当成有情有意的男人，现在不是了，你猪狗不如。

广泰似呻似唤地说：四小姐只要你高兴，你就骂吧，骂啥都行。

杨四小姐却不骂了，她开始脱衣服，她解着扣子，四小姐仿佛在为自己举行一种仪式，神圣而又悲壮。她又一次想到了三个姐姐，姐姐们为了父亲，她这次是为了自己的男人冯森。

四小姐终于把自己脱光了，她仰身躺在炕上，身下是她亲手为广泰一针一钱缝制的狗皮褥子。然后她异常平静地说：我是来换镖的，你想咋就咋吧。

四小姐说这话时，她的心如空空的枯井，说完她就闭上了眼睛。

广泰看到四小姐僵尸似的躺在炕上，他的心哆嗦了一下，他的心里悲怆地喊了一声：四小姐呀——

眼前的四小姐离自己是这么近，只要他伸出手就能碰到他朝思暮想的四小姐，四小姐的身体是那么美丽，那么诱人，可近在眼前的四小姐离他又是那么远，远得不可触及，遥不可及。

四小姐的身体在广泰的眼里是那般的熟悉，又那么陌生，他跪在地上，就那么痴痴地望着眼前的四小姐，他觉得眼前

的一切是那么的不真实，如梦似幻，此时，他竟没了欲望，有的只是深深的悲凉和绝望。

他的手试探着握住了四小姐的手，四小姐的手像尸体一样冷，他的心又抖了一下。

四小姐睁开眼睛说：我是冯森的女人，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广泰最后一点热情也土崩瓦解了，他抱住自己的头，呜呜咽咽地哭起来。

终于，天渐渐地亮了。

四小姐突然睁开眼睛说：天亮了，你要是不来，过这个村可就没那个店了。天一亮我就走，你可别后悔。

广泰迷迷瞪瞪的，仿佛没有听见她的话。

杨四小姐开始穿衣服。

广泰的心就碎了。

## 十二

广泰醉酒似的从地上站起来，知道他和杨四小姐的缘分尽了，他守着四小姐想了一夜，似乎把什么都想透了，又似乎越想越糊涂。

他有气无力地冲四小姐说：我送你下山吧。

四小姐没说什么，她洗了脸，又梳了头，此时她觉得一身轻松，其实她早就想好了，要是广泰把她怎么样，她决不活着下山的，或吊死在树上，或撞死在树上，总之，她不能对不起冯森。广泰并没有把她怎么样，她要下山，回到奉天

城里，回到冯森的身边，为冯家生儿育女过生活，她看也没看广泰一眼，便走出了小屋。

天已经大亮了，太阳照在白茫茫的雪地上，四小姐眯起了眼睛，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时她看见四面八方都是穿灰色军装的士兵，士兵手里端着枪，正一步步向山头逼近。四小姐还看见，冯森提着双枪走在最前面。

不知什么时候，广泰套了一匹马站在杨四小姐的身后，他看见了漫山遍野的士兵和手提双枪的冯森。

广泰小声地说：我知道冯森是不会饶过我的。

广泰似乎笑了一下才又说：四小姐，你上马吧，到山下还有好长一截路呢。

杨四小姐似乎没有听见广泰的话，她独自迎着冯森走去，她要告诉冯森：广泰没把她怎么样，她还是他的女人。

广泰牵着马也迎着冯森走去，他说过要送四小姐下山，他不能食言。

冯森越来越近了，冯森这时举起了枪。

广泰似自言自语地说：好人难做呀。

枪就响了。

杨四小姐回了一下头，她看见广泰睁着眼睛，白着脸，在慢慢向后倒下去。

杨四小姐似受了惊吓似的向冯森跑去，她张开臂膀，样子似要飞起来，她一边跑一边喊：冯森，冯森……

枪又响了一次。

杨四小姐突然停止了跑动，她似一只被剪断翅膀的鸟，软软地落在地上。

冯森走近杨四小姐，杨四小姐依旧睁着那双美丽的眼睛，她继续地说：冯森……我活是……冯家的人……死……是冯家的……鬼……

冯森越过杨四小姐，来到广泰身旁，广泰死不瞑目的眼睛迷迷瞪瞪地望着天空。冯森把枪插在腰间，他踢了一脚广泰，哼了声说：敢劫我的镖，敢碰我的女人，我是谁！

冯森又走近杨四小姐，此时的杨四小姐已合上了眼睛，她的样子很安详。冯森哑着声音说：我不能要胡子睡过的女人。

冯森站在山顶，他抬起头，看见了一团灰蒙蒙的冬日，正在一点点地越过当顶，有两滴眼泪凝在冯森的眼角，却久久没有落下来。